



鐔津文集

十四之十五

和 16  
841  
8



明八 16  
海卷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二十篇僅二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迺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旣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且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

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卽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

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夫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味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卽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

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

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  
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  
一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鳥得以忠恕而輒  
爲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  
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爲善  
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爲  
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二本畧經正以仁義二者曲  
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

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  
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  
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  
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味道執滯其  
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  
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  
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  
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  
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  
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  
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  
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  
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  
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  
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  
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  
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  
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

果尔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降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

向欲抑而然也夫枿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  
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  
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  
聖人字  
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  
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  
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  
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  
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  
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歿黃帝與處

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  
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  
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  
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  
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  
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  
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列耳  
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  
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于易  
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



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畧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

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竝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之字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卽爲之世家老子卽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

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  
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  
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  
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  
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  
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爲上善人出  
處間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  
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  
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  
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

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爲  
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  
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  
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  
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爲之振此特非  
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  
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爲未可以奴貶之  
也韓子旣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  
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其爲絳州馬府君行狀曰

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入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太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爲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爲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爲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

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爲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問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

之教益振周季二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揚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

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簡今之爲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五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

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

卒歲死刑者不過二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齋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  
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  
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尔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  
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  
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以矣烏得後世之人訥訥徒  
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  
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  
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

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  
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  
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  
之行俗戒則容其止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  
然情之爲累淫累爲謹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  
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  
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  
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  
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  
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

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  
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  
至死不覺其爲大假大夢。不知其爲大患而大寧。至  
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  
易覺而易修。跡身無我。奚著。跡心無意。奚貪。跡有爲  
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  
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  
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是一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但是唯大聖人皆知而  
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

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其其廣說  
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爲  
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  
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  
而韓子反以此爲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  
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  
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  
其國人皆以夢而爲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僞覺  
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  
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

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  
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  
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  
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卽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  
子出入爲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爲  
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羣善致政不出乎  
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

率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矣必其旣  
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爲信耶儒書之言性命  
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  
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  
百世矣專以性命爲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  
意其亦待佛以爲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  
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  
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



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晒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五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賒邈既若此矣，而

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

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

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此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替益廣也此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爲夢爲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甘旨之勤爲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尔

也雖然猶制其得減不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奧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

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太善也在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校訛

五紙十九行外通禮記 六紙六行忽當 十六行易

作九紙四行德當 十三紙五行謹當作墓 十六紙

六行募當作募  
後募福同

音釋

蟾蜍

下音挺 達鼻切 指可皆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四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傅文貞書進賢洪國輔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經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中

第二

始眎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  
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  
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  
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夫中庸誠  
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

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  
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  
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  
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  
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  
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  
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  
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  
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  
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二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  
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二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  
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  
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  
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  
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

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善惡之者，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喜，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

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卽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爲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爲善習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爲善爲惡也。是亦聖

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勛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

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遺微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  
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  
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  
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  
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  
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  
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

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  
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  
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  
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  
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草而問  
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  
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



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爲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

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爲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爲訓也。韓子苟謂人爲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尔。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爲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爲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爲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

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爲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爲本政曰：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

過惡爲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佞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爲化，其言不端倪。今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無爲，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爲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爲公耶？韓子爲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

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救字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侂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尔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

四靈以爲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旣曰麟爲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旣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棷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

險絕眇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大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爲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爲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爲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勦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爲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爲瑞亡者爲災謂麟爲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

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爲素王其說  
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爲歎  
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  
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沉也古之士皆欲用  
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  
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  
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爲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  
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

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  
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二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  
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  
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爲聖  
賢也韓子旣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  
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  
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

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正不以為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畧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

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傅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佯佯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畧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况有沉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蓋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返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

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畧孟子之言畧或作掠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爲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爲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贊而前天子則贊鬯諸侯則贊玉卿則贊羔木夫則

贊鴈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爲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爲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

輩宜微其所爲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爲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卽謂隨時而責人，卽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爲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爲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卽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二年之來，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謠者不謳謠，益而謳謠。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爲君。



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惟韓子踈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劣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

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舜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葷荼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

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  
苟爲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  
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踈固不足發明乎聖人  
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  
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  
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  
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  
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  
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爲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  
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

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  
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  
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  
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爲後世強計而與其天  
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  
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  
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  
舜禹傳授之意歟嗚呼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

已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爲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爲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一帝二王之專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賞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

說但是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一帝二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爲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非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爲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俟乎後世之爲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

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畧。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克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爲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一帝二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擬。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

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爲暴虐之主，而漢文爲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爲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卽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感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爲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遂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一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

既勇於言事方降爲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揚子雲爲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

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爲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疆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洽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爲耳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疆鬪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

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疆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爲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

太玄乃以一生二爲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  
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  
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  
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  
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  
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  
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  
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  
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  
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

生尅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  
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  
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爲經莫大於易  
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  
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  
木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  
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  
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  
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  
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

其端爲位爲首爲贊以鈐乎一歲徧易以占天人之  
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  
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  
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  
伏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  
何得之其爲書之人何如於伏犧文王仲尼乎然玄  
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  
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犧文王  
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爲頗知之  
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

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大玄  
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  
何妄爲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  
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  
而知其爲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  
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尔  
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爲輕薄人人無謙敬之  
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揚子因易以成  
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爲其家與夫大易抗  
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



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揚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湖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谷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

祀之爲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爲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爲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

也如此而不畏天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魯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

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焉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校訛

六紙十五行敷當作十二紙二行上北誤十五紙二  
十行傳當作二十一紙二十行所北誤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五  
荆溪釋慧慈對金陵傳文貞書進賢傳汝權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萬曆丁未孟春月望山好祭春

明曆二丙申年四月吉日

荒木利兵衛開板

六十五廿二廿二廿二廿二廿二廿二

其精備之書也

其精備之書也

其精備之書也

